

新刻  
改正

大學

特56

147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經書類  
函架  
六一  
一〇  
冊號

共  
拾  
本

008493-001-5

特56-147

四書(新刻改正)

學習館/点

M3

AAC-1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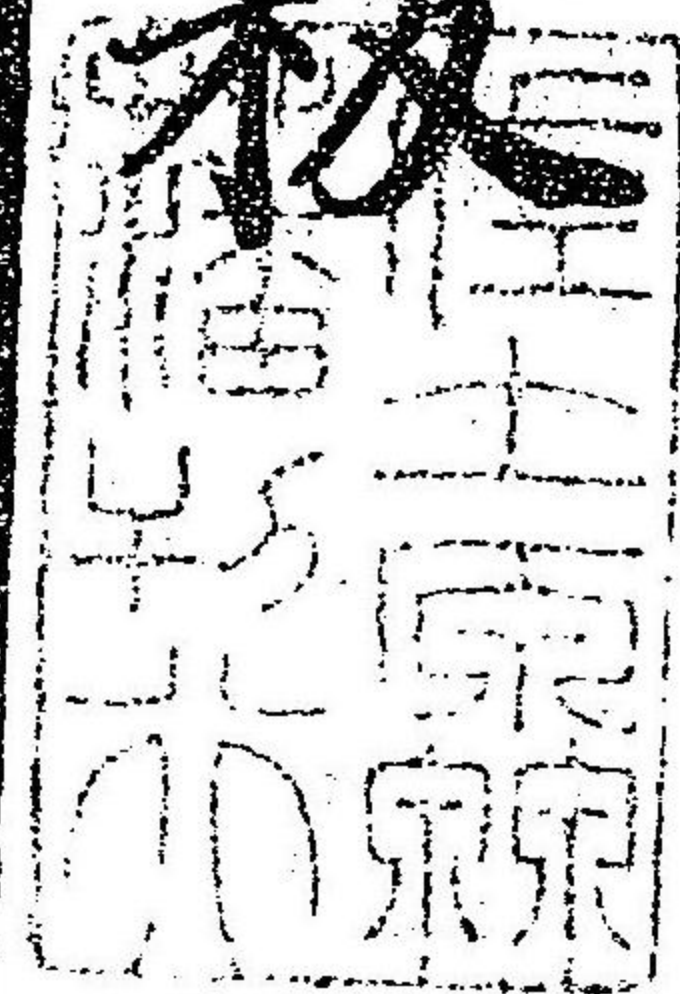


明治三年新刻

學習館定點

# 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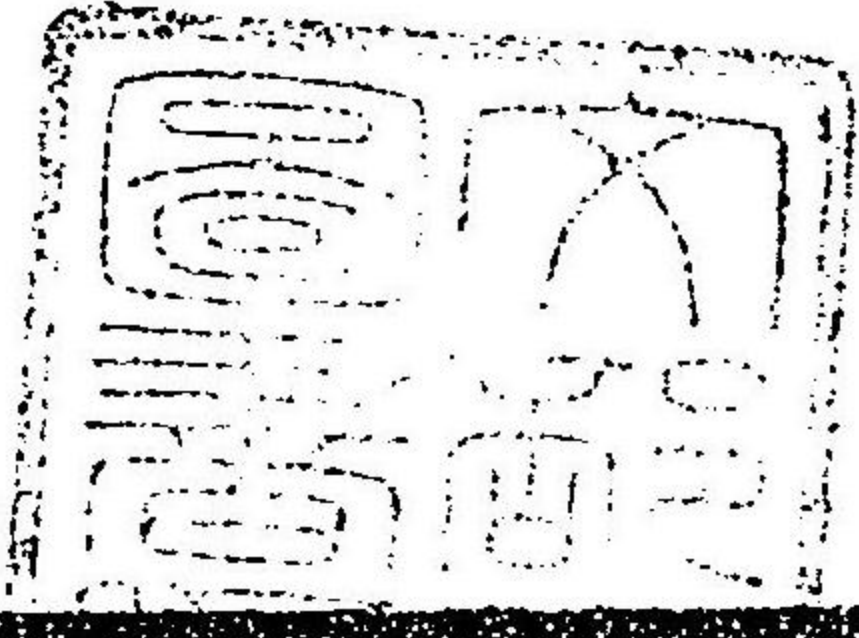
佐土原藩藏板



## 大學章句序

明治八年文部省刊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間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

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

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

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

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

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

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

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  
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  
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  
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  
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  
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  
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

程子曰親  
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不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

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一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故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

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

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

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

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諟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 皆自明也

統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此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辭也。苟誠也。湯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驟有間斷也。

###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緝蠻詩作綿

詩小雅綿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

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緝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充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  
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僾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  
忘也

澳詩作奧於六反慕詩作綠猗叶韻音河僾下版  
反喧詩作阻諠詩作諼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嘔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  
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錫  
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以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  
致其精也瑟靡密之貌僾武毅之貌赫喧言著盛大之  
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  
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  
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

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  
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  
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

不忘也

於戲音嗚  
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  
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  
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  
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  
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

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

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問嘗竊

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

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

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

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

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

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

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  
且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  
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  
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  
謙讀爲慊。苦切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  
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氏讀爲壓。

間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驟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掩。或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

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

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

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懣敷值反好樂並去聲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擬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

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  
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  
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  
齊於上而教  
成於正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  
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  
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

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

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  
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  
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  
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  
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  
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於人所



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

詩小雅蓼蕭之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

之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繼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音同

絜胡結反

老者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向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向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及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

下修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修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瞻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節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眾知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節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財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眾知而欲奪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善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 悖布 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知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矣

通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釋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書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也。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介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工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達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友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戾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效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

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

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攬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

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恒胡登反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節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定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殞貨

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好義其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

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上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

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

利以義爲利也

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大道遠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不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  
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  
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  
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  
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 畢

